

卷六十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六十八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八
神異幽怪

萬年寶

王貴澶州卒太平興國中晝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至何橋驛馬已具乘之俄覺騰空而去少頃至一處如王者之居其王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遂還軍中失貴已數日矣所乘馬即營卒馬知州宋煦以聞

太宗釋之後貴自陳年五十八願依前戒西至于闐許之至秦州心悔俄於市中逢一道人問之具以寶對即令閉目少頃令開視見山川頓異道士曰北通聖山復引至一池中有仙童出一物示之謂曰持此上皇帝發之乃玉印也文曰王趙萬年永寶秦州以

聞

山陽女巫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九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碁試數白黑碁搯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碁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一大篋中以問之曰其中何物則曰空函也伯氏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菜花成佛像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燥多結成花如蓮花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篤因此有異

龍卵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盧舍爲水所飄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是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惟空殼耳

雷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當所震其堂之兩室雷火自

窻間出赫然出警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窻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釵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雷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並筆談

二

明道元年王初知陳留縣下鄉檢視忽有暴雷從地中起於初之馬足二執轡者一驚倒一不覺初於馬上躡易至家數日而卒時愚爲府推聞從者言此蓋

雷出地之

驗當其衝者必死

趙康靖公聞見錄

隕星石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爲之傳甚詳

筆談

二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隕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燁然

未至地而滅景祐沂州夜中星隕極多明日視之皆石也聞今沂民猶有畜之者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為言皆非也

燕談

彭蠡龍君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舩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舩舩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杖耳主典者以繫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掉數百里絕無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書至其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肩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

龜不類蛇首也使者致語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絲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為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為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藩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使者還蛇在舩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筆談

二

馮校尉浩赴江西漕過松門口衆傳有小龍王者甚靈馮不之信俄頃有小蛇出於舩下亦不為恠續又

漸有大蛇亦未信頃之有蛇橋首見形如水桶大馮乃焚香禱之蛇作去勢一引身長數十丈湖水爲之兩分馮方懼焉亦不爲他害而去

虹頭如衛子

賈侍中宅乙巳歲六月三日有虹下飲於井家人見其頭如衛子光彩青紅連亘于天是時賈公已病逾月未幾而薨

燒鷄

曾太尉言有親識送燒鷄數隻因擘開見小兒手一隻指掌腕皆宛然再啟左翅下亦有一手如擘碎嬰兒手大自此不食燒鷄

貓作人語

乾明寺尼道堅說王伯庸參政忽病家人說貓兒作

人語云此亦不祥之驗也未幾伯庸卒

野禽入室

范師道居都水監忽一日有野禽飛來室中如野雉狀而文彩過之捕得甚馴熟范疑隣家所養或南人携來將出門外令人識認久之無來認者忽有閩中客至見之曰此山禽也福唐有之能學種種聲范令人數之無不解未幾謫官福唐人云鄉人來迎弗可免其去也

蛟攫馬

閤門祇候郭士遷因出郊借人馬騎去時夏熱因解於河上令人浴馬忽有物在水底如蛟蜃狀擊攫其馬并人須臾不見人即時出蘇息說其狀如蛇即不見其穴處

葛根毒

揚州賣葛根其狀甚麓大買食者多吐血死原其下有毒蛇蟠焉後毒人如此

食蟹而卒

王僅殿丞說有一官人在河橋時因祭濟源廟廟中有池養魚於中令釣之獲一蟹煮食之遂得病而卒
見人皆有兩頭

愚為學士時致齋宗正寺忽苦河魚夜至十起來早中元有張獲秀才見謁遂延之忽睹張生有兩頭心惡之遂低頭傍視虞候李吉者亦見二首因為書遺囑與妻李氏謂其死在朝夕泊歸舍女子患痢疾誤服藥因患口齒卒遂求出知鄆州明年七月妻子又卒不知兩頭者何祥也

行有影當前如人狀

愚乞出罷翰林學士為龍圖閣知鄆州七月妻病舉足即有黑影當前如人形狀未幾妻卒向見蘇公每行即前有黑影當面如人狀見之不以為怪月餘母氏周國太夫人亡此亦神物有所朕非以為先應

山魃

歐陽永叔任龍圖閣直學士知南京日有山魃神為怪未嘗信之忽一日聞燒帛氣無處尋求他日家人啓箱篋見一複內裙一腰在衆衣之中已為燬燼即餘衣略無損者因設酒于地曰爾為靈非尊重者當現形飲此酒祝之數四自是遂絕永叔自說

夜聞鬼聲

永叔又言曾泊漢江夜聞人語甚鬧有歌者哭者至

五鼓遂微相次天曉問村人此有塚墓否云無遂行一里餘見一古壘云是沔城乃戰國時所築

二

求救又言作河北漕使夜宿滄洲驛聞人甚鬧從者云此中無人敢鬧又似在空中至明方止問彼人云恐是海神過

不毀古塚

道士王清化說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道士某者再三乞不毀言不宜毀此清化遂止是夕道士夢感一大官召謝之後數日遂賜紫

土地神來謁

僧文旦乞修慈孝寺文字再奏後有吳附馬宅神土地警紫衣稱官人謁文旦語話至昏送至門外忽不

見

開墓

張十五者鄉中衣冠之後窮窘遂於自己園中開一墓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乎被劫去來日又白同伴取得銅照等雖不敗擒因茲日號叫云殺人遂患腫毒而死

二

南京民劫一新墓爲屍掌其面膜之有血遂發毒害意剥其衣物殘其屍未幾果敗抵法

鬼敷人皮

歐陽永叔言祥符辛亥壬子間護其先君靈柩於維陽有人來言此中非可久居也向人曾於市中聞呵殿甚嚴視之無人又夜向深再聞騶呼者潛於屏處

伺之見一官人來過市中橋下馬坐定令人於右土廟傳語某官請來須臾有一官人來下馬對坐議云官府須要一方張人皮用其後至者云今歲人皮恐不堪當俟來年供之是歲人多患疥明年疾疫死者甚衆未知此生殺之柄小神所主何事而驗如此又說在光化乾德有術僧來言今年山谷間多火印恐有寇盜後有張海賊之驗

畫僧語

頃年京師顯聖寺俗呼爲菩提寺者有壁上畫者神僧一夜語軍巡人曰忽放鑿子過橋所許錢慎勿要皆楮鏹爾乃果有人舁鑿子來許百緡辭之不要相次觀之乃破蘆蓆三兩領示

陰聲塚

又有陰聲塚者陰雨則塚中有歌樂之聲呂文穆因過其塚中云相公來且任歌樂

並趙康靖公聞見錄

王元澤託生

興化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兕妻尋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嘗坐於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船乎旣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勾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蘇亮云

凍水紀聞

昭信縣尉廳

寶元己卯歲予游泗州昭信縣時大龍吳中復初筮仕尉此邑因獲謁之百姓復訪其廳已摧延別齋會

話具述棟撓之由云此廳不知幾十百年九直更無
一夜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僕大驚已謂更人必
糞粉矣急開堂扉呼之五更俱聲喏僕恠問曰汝輩
夜來何處打更更夫對曰某等皆見甲士數人仗戈
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時驚怖顛仆疾走而去
未及廊其廳已摧公因謂予曰僕隸愚賤人也動靜
尚有物衛之况崇高聰明乎予後還餘杭猶憶公詩
送行中有談經飛辨伏簪紳盃渡西來訪故人之句
湘山野錄

虹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
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
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

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縞綃縠自西望東
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所鑠都無
所覩父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
之孫彥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

尸毗王墓

延州天山之顛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
毘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
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為
層施縣詳層施之義亦與尸毘王說相符按漢書層
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縣名
為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曆中施
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為倉發尸毘墓得千餘秤
炭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體骨大

如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衡牙長僅盈尺皆為
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彼夫爭取珍寶遺骸
多為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閣門使夏元象
時為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為予言之甚詳至今天山
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古鏡

予於譙毫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
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
之此鏡甚薄略無鐸跡恐非可合也就使合之則其
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冷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
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罔然
不測

物夜有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墻柱之下有光熠然就
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搥之其物在扇中滉漾
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
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
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炙鹽
鴨郊其間一郊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屬中盡明罍
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
炙一鴨郊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呪肉復生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咀死問
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完
肉又呪之則熟食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
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

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紫姑神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為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令謂之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苗今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

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為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凄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轆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為之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誌于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某與國手為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神珠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

陵澤中後轉入甃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九十餘
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
見其珠甚近劉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
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
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
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
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
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
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
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舡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

二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
持之映堂而觀則未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

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
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
月形疑此近之

巨嶠山

登州巨嶠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六石皆
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為常莫知何
謂

海市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
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不然
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
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
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髣髴

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
竹化爲石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
笋一林九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
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土數十尺
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
竹耶婺州今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盧根蛇蟹之類
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
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石龍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大
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
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

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息石

隨州醫蔡士寧常寶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
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人搜和藥劑有纏
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篋剔之出赤
屑如丹沙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片兩歲息
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鍊丹藥也形色
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並筆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八